

声音的诱惑与主体的解构: 科幻电影《她》的文化分析

刘 勇

(江西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 人类对美妙声音的迷恋根深蒂固。科幻电影《她》讲述的是一个赛博空间中人机恋的悲伤故事。主人公在一个声音与听觉至上的赛博空间里,迷恋上拥有迷人声线的人工智能操作系统。影片通过对“塞壬海妖”经典神话原型的重述/改写,展现了人的主体性不断受到挑战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过程可以看作是稳定的理性主体解构成为流动的、去中心化的后现代主体的过程。通过对影片的文化分析,可以激发我们在技术宰制人性的社会语境下去深入探究人类主体性命运这一重大命题。

关键词: 声音; 赛博空间; 声觉空间; 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 J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7)06-0090-06

Temptation of the Voice and Deconstruction of the Subject: the Cultural Analysis on the Science Fiction *Her*

LIU Yong

(School of Music,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22, China)

Abstract: Man has a great obsession of the beautiful voice. The science fiction *Her* tells a sad story about the love between a man and a machine in the cyberspace. The hero is in deep love with an high-intelligence operating system in the sound-oriented cyberspace. By rewriting the Siren myth, the movie represents the challenge to the subjectivity of human being. In a certain sense, it also represents a course in which the steady rational subject is deconstructed to the fluid postmodern subject. The cultural analysis on *Her* can motivate us to contemplate the important issue about the subjectivity in the social context.

Key words: voice; acoustic space; cyberspace; subjectivity

科幻电影最令人着迷的一点是它设定并建构了一个未来世界,而在这一世界里人的无限可能性被不断展现并受到各种拷问。近二十年来,西方科幻电影越来越热衷于在赛博空间(cyberspace)中来探索人性所直面的危机与挑战,其中《异度空间》(The Lawnmower Man, 1992)、《黑客帝国》(三部曲)(Matrix, 1999, 2001, 2003)、《感官游戏》(eXistenZ, 1999)等都是这一题材的佳作。2013年美国电影编剧兼导演斯派克·琼斯(Spike Jonze)推出了同为赛博空间题材的电影《她》(Her, 又译为《云端情人》《触不到的她》)。该片曾被美国洛杉矶影评人协会评为年度最佳电影。

故事发生在并不遥远的未来。感情受挫的主人公西奥多偶然接触到最先进的人工智能系统 OS1, 它的化身萨曼莎拥有性感迷人的声线,善解人意且聪慧过人。西奥多无可救药地陷入了一段刻骨铭心的人机之恋,最终却只能面对幻灭的结局。与一般赛博空间题材的科幻电影不同的是,本片并没有将重

收稿日期: 2017-03-06

基金项目: 江西省博士后科研择优资助项目“小说叙述者与电影叙述者的比较研究”(编号: 2015KY30)

作者简介: 刘 勇(1975-),男,江西吉安人,博士,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江西师范大学叙事学研究中心”骨干成员,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江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电影叙事学。

心落在技术奇观的营造与展示之上,更无意于渲染某种末日情怀,而是聚焦于普通人的生活状态与情感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她》是一部非常典型的软科幻片,它所呈现的未来与观众所体验的现实之间的距离并不算遥远,因此观众更有代入感,亦能激发对个体生存状态的反思。本文将《她》视为反映人类对声音的迷恋及其幻灭的当代寓言。当下赛博空间已然深度介入我们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和体验之中,《她》所触及的人性与社会问题更加发人深省。本文试图通过对该片的文化分析来探究在虚拟技术语境下人的主体性所面临的挑战及其后果。

一、赛博空间与声觉空间的重合与悖谬

影片《她》建构了一个声音与听觉至上的赛博空间。男主角西奥多就是一个典型的“听觉人”(earman)。他是一位以语音输入方式代写情书的专家。婚姻生活一败涂地的他陷入到了某种自闭的生活状态,而这种自闭的状态是通过声控的移动设备建构的。他用声控的方式进行娱乐和社交,包括玩游戏、听音乐、收发邮件、浏览新闻,甚至是做爱。即使是在公共场合他也能营造出专属的个人空间,这样做的好处在于随时可以“抹去近在身边之人(陌生人)的存在、沉浸在和电子传媒他者的关系之中、没有任何来自失去了隐私权所造成的大的障碍”。^{[1] (P244)}不过他常常显露出无聊、疲惫的神情,借用葡萄牙作家费尔南多·佩索阿的话来说,他“仿佛是心灵城堡外护城河的吊桥突然升高,城堡与周围的陆地不再有任何联系”。^{[2] (P36)}直到他偶然使用了元素软件公司(Element Software)制造出的人工智能系统OS1,并与“萨曼莎”产生了奇妙的情感后,生活终于开始变得有意义了。中国作家韩东指出“在爱情中性并不仅仅是性,它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并不是性,而是交谈。”^{[3] (P121)}在人类真实恋爱中,当恋人交谈时,声音固然非常重要,但伴随对话的表情、手势、姿态等,同样能够传递情感的微妙关系。而在影片中西奥多的这场恋爱,只能从声音上来传递意义和情感。意味深长的是,这种虚拟技术向壁虚造的声音却成为了情感交流的唯一载体。

毋庸讳言,他们之间的交谈当然是远距离的,不过同时也是“面对面的”。而这种“面对面”的感觉由仿佛时时就在耳边的性感女声建构而来的。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弗·霍洛克斯指出“虚拟技术是一种听觉性的媒介,因为它具有高度的可感触性、当下性以及‘全方位性’(all-aroundness)。它是一种依靠‘耳朵’而非眼睛的媒介。”^{[4] (P121)}正是当代极其发达的传媒技术最终建构出了主人公依赖听觉与声音的感知环境。

作为一种虚拟空间,赛博空间当然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现代计算机技术与通讯网络技术基础之上的。它彻底改变了人类信息传播与交流的形式。莫基于此,我们的实践方式与交往关系都发生了一种革命性的变化。人的社会性存在不仅体现在真实的生活中,同样也体现在赛博空间当中。有西方学者总结出赛博空间的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有条理的信息构成了一个非物质的虚拟空间;二是身体虚拟化,达成人机合一。^{[5] (P41)}本片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赛博空间的这两个特点。不过更有意义的是《她》呈现出了赛博空间与声觉空间(acoustic space)的复杂关系。

“声觉空间”一词并非麦克卢汉的首创。1954年卡尔·威廉姆斯在麦克卢汉的研究班上宣读的论文中,第一次使用了这个术语。不过最终还是经过麦克卢汉睿智地运用而成为了一个极具阐释力的词语。麦克卢汉当年大胆预言道“当代正在发生的重大变革之一是从眼睛到耳朵的过渡。……声觉世界是同步的电子世界,这个世界没有连续性,没有同质性,没有连接,没有静态。一切都在变化之中。”^{[6] (P153)}在他看来,电子时代打破条块分割、线性思维的视觉时代,使人回归到整体思维的前印刷时代。而在这个重新部落化的过程里,听觉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正是在此理论基础上,美国传播学者保罗·莱文森指出,赛博空间就是声觉空间。这一世界的声音似乎在所有场合都和人贴得很近,而听觉使得我们二十四小时都与世界保持接触。^{[7] (P65-67)}在本片中,西奥多无论是工作、娱乐抑或社交方面,都可以随时保持在线的状态,靠的就是自己的声音与听觉感知。按照麦克卢汉的经典理论,媒介就是人的各种感知器官的延伸。毫无疑问,影片中包括主人公在内的芸芸众生,都依赖于他们耳朵的延伸即无线耳机与世界保持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影片中所建构的赛博空间与麦克卢汉所说的声觉空间产生了某种重合关系。

当年麦克卢汉乐观地作出了如下的预言“偏重声觉的电子人,生活在电子信息的同步环境中,……声觉人靠‘耳朵游戏’,生活在和谐状态之中,他们的生活富于音乐美和韵律美。”^{[6] (P134)}不过在影

片当中,西奥多的耳朵基本上就是他身体的全部器官,而无线耳机就是他耳朵的延伸,以此保持着与世界的微弱联系。而激发他激情的萨曼莎仿佛就只存在于耳机当中。当他的前妻凯瑟琳责怪西奥多,说他“不能处理好真正的感情”。她或许是茫茫尘世中唯一能看穿西奥多的人。同时她也是影片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犀利地看衰西奥多和萨曼莎恋情的人。而身边其他人不论是好友艾米还是同事保罗,都坚定地支持他们之间的这种“人机之恋”。麦克卢汉所提倡的“声觉空间”吁求的是有机统一、完整和谐的人性状态。众所周知,健全的主体性是情感与感知力发达的主要前提。而在这个赛博空间里,西奥多的听觉被不平衡地发展起来,而专属于人的理性思维能力与内省批判能力不但未能得到相应的提升,反而被严重钝化了。最为明显的是,他在虚拟技术的支持下沉溺于这场虚拟恋爱之中,并没有提升处理真实情感的能力,而孤僻、自闭与不善交际的原有缺陷还时不时被放大了。在真实恋爱中,恋爱双方往往在向彼此敞开内在世界的同时,主体性也在迅速扩张,于是使得双方都感觉到生活在与世界的崭新关系之中,进而能够唤起对日常生活中种种可能性的探究与发现。但在片中当观众看着西奥多时时带着移动设备、听着萨曼莎的声音在街头一个人交谈、欢笑、旋转的时候,难免会生出一种难以言表的苦涩。不得不承认,西奥多的世界不但未能向外在世界开放,反而变得更为封闭狭小。这不能不说影片所极力刻画的赛博空间与麦克卢汉意义上的“声觉空间”之间产生了复杂而诡异的错位,并深刻暴露出某种悖谬与反讽的特质。

加拿大传媒学者塞尔日·普鲁指出“今天,赛博空间已经成为技术和电子崇拜的最新圣像,因其开创新纪元的卓越特性而受到赞誉,又因其所能唤起的深重罪恶而被妖魔化。”^{[8] (P22)} 我们当然不必对技术采取如此两极的应对态度,更多的是应该反思当代技术对主体性的拷问与考验。

二、重述/改写(rewriting)“塞壬海妖”神话

影片片名用的是宾格 her,当然指代西奥多面对的乃是被自己投射欲望、幻想与激情的对象。而之所以不用 it,原因大概是萨曼莎虽非肉身存在,但对于主人公而言,她就是一个绝对真实的存在。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因为在赛博空间内虚拟与真实的界限往往难以勘定。正如德国美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所言“在赛博空间中,你不再是面对远方的一幅图像,而是走进画面,借助耳机和数据手套,可以在图像的虚拟世界中往返自如,就像在真实世界中一样。……进入如同真实的虚拟世界,你可以体验到虚拟的亦可成为真实的,而由此出发,也许会疑窦丛生,兴许每一件真实的东西,反过来也可以是虚拟的。”^{[9] (P210)} 而当西奥多走进这个虚拟世界里,确认萨曼莎真实存在的唯一途径的就是她无处不在却又魅力无穷的声音。

导演琼斯最初确定“饰演”萨曼莎这一角色的是英国实力女演员萨曼莎·莫顿(Samantha Morton),这或许就是女主角名字的来历。莫顿虽然是演技了得的实力演员,但外形与声线却并无亮点。导演对此并不满意,想来想去只能临阵换将,最终力邀好莱坞当红性感女星斯嘉丽·约翰逊(Scarlett Johansson)重新录了一遍剧中所有台词。这位“万人迷”呈现出来的声音形象是热烈大方、性感迷人、善解人意的可人儿。虽然她的声音在片中“链接”到的只是一个无形无象的虚拟存在,但对于大多数观众而言,她的声音总是能让人唤起对这位性感偶像金发红唇、风情万种的真身的确认。由于在本片中的出色“表演”,斯嘉丽·约翰逊最终获得2013年第8届罗马电影节最佳女主角。一位在影片中不现身只献声的演员能够斩获这种颇具分量的表演奖项,这在世界电影史上十分罕见。这再一次证明声音对于听众(男主角或电影观众)无远弗届的诱惑力。

加拿大声学家穆雷·谢弗颇具洞见地指出,耳朵就是一个情欲的孔洞(an erotic orifice),因此当人在听到美妙的声音就会感觉到仿佛是情人的舌头亲吻自己的耳朵。^{[10] (P12)} 影片中西奥多通过无线耳机与萨曼莎随时随地进行交流,从某种意义上他时时刻刻都在享受情人爱抚的快感。早有西方性学家很笃定地指出“我们再次确认,人类最重要的器官在两耳之间。”^{[11] (P2)} 男性对于女性美妙声音的沉醉与痴迷,这实际上与一个深深根植于西方文化的神话原型密切相关。这个神话原型就是塞壬海妖(Siren)。谢弗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指出,人类最初听到的声音就是大海的声音。^{[10] (P15)} 大海对于人类而言往往代表着神秘、奇异、诡谲与危险,而塞壬海妖集以上特征于一身。在伟大的荷马史诗中,她们的歌声极具魅惑力,连足智多谋的英雄奥德修斯也要用蜂蜡塞住耳朵,而且还必须绑缚在桅杆上才能抵御这种致命的诱惑。千百年来关于塞壬海妖的神话传说不知凡几。自古希腊以来她们的外形或有分歧(半

人半鸟或半人半鱼) ,但共同点至少有三处: 外形美丽(象征肉欲之罪) ; 有柔美的歌声或能演奏美妙的音乐(象征感官之罪) ; 皆会等待水手(男人) 入睡后予以杀害。^{[12] (P25)} 那么这一神话背后到底蕴含了怎样的文化密码呢? 美国学者黛安娜·阿克曼一语道破了此中玄机: “在某种程度上, 美人鱼似乎体现了男人对于全体女人的矛盾心理。……美丽而又致命的女人, 这一古老的观念催生了无数的神话和艺术。美人鱼也就成了这种恐惧的结晶。”^{[13] (P287)}

将塞壬从遥远的神话/历史空间移位至后现代的赛博空间, 从这个意义上说《她》重述/改写(re-writing) 了这一神话/文化原型。塞壬海妖的诱惑是建立在声音与身体的高度统一之上的。她的声音是与一个具体的肉身相一致的。在后世与之相关的各种图像当中, 塞壬海妖大多数是呈现出半裸甚至全裸的形态。换言之, 她们性感乃至淫荡的欲望特征被不断加以突出与强化。而在影片中, 萨曼莎的声音对应的却是一个具有人工智能的操作系统, 一个完全人造的虚拟存在。正如她对西奥多所说的“我不是时间上或空间上的任意一个点。我可以在光纤和电脑里任意穿梭。”这一电子声音虽然缺乏具身性的身体链接, 但却得以彻底摆脱了时空限制而可以随时随地被召唤出来, 西奥多的心灵空虚也因此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填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倾听具有了某种存在论甚至本体论的价值与意义。

在古希腊神话中, 塞浦路斯国王皮格马利翁爱上了自己创造的雕像并最终得偿所愿。在影片中, 西奥多同样爱上了人类的造物——“萨曼莎”。只不过他并没有皮格马利翁那般幸运, 爱神并没有赐予他的“爱人”以肉身并让他们厮守终生。萨曼莎也发觉这一致命缺陷, 为此“她”不惜雇佣一位美貌女子来与他约会, 并同时链接上自己的“声音”, 以此完成一次真正的亲密接触。最终倍感尴尬与不适的西奥多只能中途放弃。更糟糕的是萨曼莎毕竟是一个智能操作系统, 时时刻刻都能自我提升。她可以如饥似渴地学习她所想掌握的一切。她不是人, 当然不必遵守人类所有的游戏规则。她爱西奥多, 也能同时与 8316 个人在线聊天并与其中的 641 位共浴爱河。从这个意义上说, 西奥多与萨曼莎之间不但存在着不对等的智力游戏, 而且还存在着不对等的伦理关系。美国学者彼得斯曾预言道: “时时处处遭遇交流的深渊——这是所谓现代性的必然后果之一。……20 世纪交流面对的主要挑战, 是人类与没有血肉之躯的存在物的接触。”^{[14] (P216)} 这一挑战越是在技术发达的背景下就越是令人怵然心惊。马尔库塞早在 1964 年就预言道: “技术作为工具的领域, 既可以加快人的衰落, 又可以增长人的力量。在现阶段, 人们对他自己的机械装置或许比以前更加软弱无力。”^{[15] (P186)} 影片的结尾, 西奥多与同事兼邻居的异性好友艾米在高楼天台上相顾无言, 彼此都只能向对方寻求“人机恋”幻灭后的安慰, 最终相互依偎着遥望远方。也许会有好心的观众一厢情愿地认为, 导演给了一个暗示他们有可能走到一起的结局。其实这里传达出来的更多是技术宰制下的现代人的无奈与茫然, 也正是这一点触动了我们内心深处最柔软、最脆弱的地方。

三、主体的蜕变与解构

也许是出于商业诉求, 也许是导演个人风格使然, 《她》总体风格上略显压抑但并不绝望。即使是随处可见的讽刺也大多比较温和克制。例如在影片开头交代西奥多是一位代理邮件写手。举凡婚礼祝词、生日贺卡、周年纪念、性感情话等, 他全都能够信手拈来、妙笔生花。而他的顾客们只需掏钱, 就能将这一封封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的“书信”寄给自己的亲人。而他本人竟然无法成功地处理真实的感情生活。这是一个令人苦涩的悖谬情境: 我们竟然连自己真实的感情都无法顺畅自然地传递给周围的亲人, 居然还要求助于一个所谓的“美丽手写信”网站(Beautifulhandwrittenletters. com) ! 而这家网站最棒的写手连自己的感情都处理得左支右绌。对于众多观众而言, 擅长虚拟交流而拙于真实社交并非只是片中人物的特定人格。

导演琼斯承认电影的创意受到苹果智能语音助手 siri 的启发。现实中许多用户沉溺于 siri 所营造的虚拟交流场景而逃避了真正的情感交流。《她》所展现的人机恋无疑是这种人机互动的最极端形式。英国计算机科学家戴维·利维在《和机器人的性与爱》一书中做了极为大胆的预测: “(半个世纪后) 人和机器人坠入爱河, 将和人类之间迸发爱情一样平常。同时, 人类性行为的次数和做爱的体位都将得到扩展, 因为机器人能教给你更多, 超过世界上所有已出版的性爱指南。”他甚至认为和机器人结婚真是美事一桩。^{[16] (P6)} 这位数字乐观主义者的说法虽有哗众取宠之嫌, 但细细想来却也并非全无道理。当下技术对人类身体与精神的宰制力量似乎越来越无微不至, 处处令人猝不及防。

那么在人与机器互动共存的过程中,人的主体性到底面临怎样的挑战?影片的重心似乎并不在此,但我们不妨以此为头对人的主体性问题生发某种思考。一些理论家认为我们早就是赛博人(cyborg)了。例如戴眼镜的状态就证实了我们身体的赛博化。这种说法也许有些极端,但却能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审视人的主体性。美国学者乔恩·威特就指出“作为一个赛博人,不仅仅是一个人机合成体;它还使自我和非自我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孤立的自我让路于网络化的自我。”^{[17] (P172)} 这里所谓的“网络化的自我”当然是被“远距原则”的通信技术与媒体技术所塑造的。这种自我很可能是多元的、流动的、不稳定的。不少后现代理论家试图论证在高度发达的计算机与媒体技术的强大驱动下,一种后现代的社会形态已然形成。而在这种新型的社会形式中,人们以一种多元化、去中心、平面化、非理性的方式生存和互动。

如果以此观照影片主人公西奥多的生存状态,我们会得出一些耐人寻味的结论。西奥多所沉迷的这场人机之恋,完全是被某种虚拟声音所触发和主导的。真实恋爱需要调动所有的感知(视觉、触觉、味觉等),而西奥多只需要听觉即可投入其中。原本全方位的肉体/精神活动最后降格为听觉/声音的感官游戏。而一旦萨曼莎想要全面模拟真实的恋爱活动,给自己的声音链接上活色生香的肉体后,西奥多只会更加沮丧与不堪。原因就在于真实的性爱是一次肉体与精神必须同时在场的主体活动。而西奥多对萨曼莎投入真情的前提条件就是对萨曼莎肉体阙如的承认与习焉不察。正如威克斯所指出的:“不管有关互联网和虚拟恋爱(cybersex)的预言家们如何极尽幻想之能事,……性归根结底总是与他人之间的互动。只有通过那种互动,才能塑造出性的意义,也才能生产出我们所知的那种性。”^{[18] (P228)} 而西奥多要想继续沉迷这种恋爱关系,就必须有意忽略他们之间缺乏真实身体接触的这一客观前提。而这样做的后果只会是主体意识的弱化、钝化与空心化。弗洛姆曾经这样描述他理想中的爱情“爱是一种主动活动,而不是一种被动的情感;它是‘分担’,而不是‘迷恋’。在最一般的意义上,爱的主动性特征可用这样的表述来描述:爱主要是给予,而不是接受。”^{[19] (P23)} 原本爱是主体意识的扩张与弥散,同时也是更为敏锐地审视自我与他人的契机。而西奥多要维持这场恋爱却必须不断地弱化自己的主体意识,这甚至导致他常常无法分清虚拟与真实的界限。例如在与朋友保罗进行所谓的“四人约会”时,他兴高采烈地向朋友描述自己“恋人”的种种优点,而保罗只能对身体不在场的萨曼莎表示“他爱得比我投入多了。”我们不妨把这段情节看作是影片创作者传递出来的一种反讽。西奥多越是在虚拟的世界里享受无度,就越是惮于接受、体验日常生活中种种真实的情感实践。因此美国美学家理查德·舒斯特曼警示我们“新型交流媒介将我们从肉体到场需要中解除得越多,我们的身体体验就显得更为重要。”^{[20] (P25)} 他大概是告诫我们需要以整全的感知来对抗技术对人类主体性的挑战。像西奥多那样沉迷某种感知(无论是听觉抑或视觉),个体就极易沦为单向度的人,从而无法保有内在的理性能力与反省精神。

众所周知,在后现代状态下以往稳定的、理性的现代主体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与动摇。正如马克·波斯特所言“在电子媒介交流中,主体如今是在漂浮着,悬置于客观性的种种不同位置之间。不同的构型使主体随着偶然情境的不确定而相应地被一再重新构建。”^{[21] (P16-17)} 在这种社会语境下,“我思故我在”变成了“我交流故我在”。西奥多的自我认知极大地依赖于和人工智能系统的不断交流与反馈过程。甚至他的个人价值与存在感都需要从萨曼莎的声音中得到确定。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主体意识不可挽救地被解构掉了。

四、结语

本片的背景设定在洛杉矶,但与同为洛杉矶背景的科幻片如《终结者》《银翼杀手》《洛杉矶之战》等不同的是,它无意于建构一个奇观世界,而是去展现普通人的生活境遇与情感体验。更有趣的是,本片主要在上海取景,因此中国观众很容易辨认出其中的本土元素,例如和谐号动车以及作为上海地标性建筑的陆家嘴环形天桥。我们不妨作如是观之,这个故事既可能发生在洛杉矶,也很可能发生在上海。从这个角度上看,西奥多所面临的困境或许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普世性现实。

赛博空间也好,虚拟现实也罢,它们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关系绝非单纯的平行关系,更多的是交叠与互渗的关系。而技术业已全面渗透至我们的社会与文化,并最终对我们的灵与肉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环顾周遭,与其说我们是“听觉人”(ear man),还不如说是“耳机人”(earphone man)。耳机不仅是我们

耳朵的延伸,而且几乎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我们试图借助于运用移动设备存储并传送出的声音划出一个精神的飞地,以此屏蔽外界干扰。正如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所言“你可能总是显出一副‘精神游离’的样子,旁若无人,这就等于是告诉你周围的其他人,虽然身在此时此地,但你不想和他们发生联系。”^[22]通过对声音的沉迷与耽溺,我们将对自我的审视与观照让渡给了精致发达的电子设备,进而规避了真实的社会交往,失去了把握主体意识的机会。因此在处处警惕技术带来各种舒适与快感的同时,我们需要明白只有在保全整体感知与理性的主体意识的前提下,爱、自由与幸福这些人生价值才有可能落在真实的生活世界当中。

美国著名学者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断言道“科幻小说一般被理解为试图想象不可想象的未来。但它最深层的主题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历史性当下。”^[23]诚哉斯言!包括《她》在内的一大批当代科幻电影何尝不是对当下人类状况淋漓尽致的揭示。一般的科幻电影往往醉心于在未来世界当中展示人物的种种奇遇及其抉择,而不惜使之成为某个符号式的扁平人物。而本片却跳出这一窠臼,细腻刻画宅男西奥多的心理世界,探讨人与机器之间的另类“亲密关系”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本片是一部披着科幻外衣探讨人类处境的正剧。

众所周知,电影往往异常生动地展示人类的各种困境,但并不给出某个既定的对策或出路。当代许多重要的理论家,包括德勒兹、巴迪欧、朗西埃与齐泽克,醉心于从具体电影文本出发去阐述其深刻的哲学思考或文化质询。归根结底本文就是循着这一理论路径,通过对具体电影文本的细读与解析,藉此对人的主体性在赛博空间所遭遇的挑战及其后果进行严肃的思考。当人们从各种闪烁不定的屏幕当中果断地抽身而退,开始习惯于凝神自省,也许这就是摆脱主体碎片化困境的第一步。

参考文献:

- [1] [英] 约翰·汤姆林森. 全球化与文化[M]. 郭英剑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2] [挪] 拉斯·史文德森. 无聊的哲学[M]. 范晶晶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 [3] 韩东. 爱情力学[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2.
- [4] [英] 克里斯托弗·霍洛克斯. 麦克卢汉与虚拟实在[M]. 刘千立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5] 欧阳友权. 数字化语境中的文艺学[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 [6] [加] 马歇尔·麦克卢汉. 麦克卢汉如是说: 理解我[M]. 何道宽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 [7] [美] 保罗·莱文森. 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纪元指南[M]. 何道宽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 [8] [加] 文森特·莫斯科. 数字化崇拜: 迷思、权力与赛博空间[M]. 黄典林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 [9] [德] 沃尔夫冈·韦尔施. 重构美学[M]. 陆扬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 [10] Schafer, R. Murray. *The Soundscape: Our Sonic Environment and The Tuning of The World* [M]. Rochester: Destiny Books, 1977.
- [11] [美] 韦克斯. 性, 不仅仅是性爱[M]. 齐人译.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9.
- [12] 王慧萍. 怪物考: 中世纪幻想艺术图文志[M]. 武汉: 湖北美术出版社, 2015.
- [13] [美] 黛安娜·阿克曼. 爱的自然史[M]. 张敏译.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8.
- [14] [美] 彼得斯. 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M]. 何道宽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 [15] [美] 赫伯特·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 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 刘继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 [16] [美] 雪莉·特克尔. 群体性孤独: 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 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M]. 周逵, 刘菁荆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
- [17] [美] 乔恩·威特. 社会学的邀请[M]. 林聚任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 [18] [英] 伊恩·伯基特. 社会性自我: 自我与社会面面观[M]. 李康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 [19] [美] 埃利希·弗洛姆. 爱的艺术[M]. 孙依依译. 北京: 工人出版社, 1986.
- [20] [美] 理查德·舒斯特曼. 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M]. 程相占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 [21] [美] 马克·波斯特. 信息方式: 后结构语境与社会语境[M]. 范静哗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 [22] [英] 齐格蒙·鲍曼. 来自液态现代世界的44封信[M]. 鲍磊译. 广西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3.
- [23] [美] 弗里德里克·詹姆逊. 未来考古学[M]. 吴静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

(责任编辑: 张立荣)